



世 界 沉 默 不 语 ， 暗 夜 仍 有 声 音

， 吞 下 苦 果 。 我 穿 梭 于 两 个 世 界 中 ， 无 法 做 出 选 择 ， 我 渴 望 平 静 ， 也 渴 望 尊 严 。

死于昨日世界
Another World of Yesterday

李静睿 著

死于
昨日世界

李静睿——著

送给猫猫

愿你快快长大

愿你喜欢妈妈的书

不喜欢也没关系

妈妈永远爱你

也许死去，也许不醒

这本书断续写了五六年，出版前有两个待选书名，一个是《死于昨日世界》，一个是《总而言之不醒》，都是书中篇目的名字，分别写茨威格和沈从文。茨威格远离欧洲，“出于自愿和理智的思考”，他和妻子紧握双手，服用镇静剂自杀身亡，在他留下的诸多著作中，有一本不那么起眼，叫《异端的权利》。沈从文则混混沌沌活到八十六岁，差一点获得诺贝尔奖，在经历了难以定义的动荡一生后，沈从文死时拥有一些本就拥有而被粗暴夺走的东西，财产，声名，尊重……诸如此类，勉强说起来，他也算死得平静。

两人的命运显而易见不同，却又有一种奇异映照，他们分别展示了两种通往尊严的路径，你也很难说哪一条更为容易。我也是在修订书稿时才发现，这十几万字中涉及的人，大都摇摆于平静和尊严之间，沈从文，茨威格，哈吉穆拉特，米沃什，

加缪，马内阿，肖斯塔科维奇……我。这不是一本书评集，起码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评价什么，这是一个曾经懵懂的年轻人，在阅读他人的生活时，既有赞许又有警惕，她带着这种警惕前行，就像暗夜中的一个小小手电，照不到多远，但也许就是那么一点点光，让她避开泥潭，逃脱陷阱。人生常常太长了，长到会被际遇不断地鞭打人性，我经得起种种考验吗？未必。但我毕竟读过这些书，又留下了这些阅读的印记，知道别的人在相似境遇中如何做出选择，知道这些选择哪些通往尊严，哪些徒留悔恨。

我不那么年轻了，三十六岁，住在一套舒适的房子里，有丈夫、女儿和一只橘猫。橘猫太胖了，总跳不上露台上的书柜，它不停尝试，又不停失败，每次失败后都有点不好意思，若无其事东张西望，希望我们并没有看见。我们就总装作没有看见，私下里却暗暗笑它，有时候笑到打嗝，它如果发现了，就会愤怒地钻进床底。我总是这样，沉迷于这些不值一提的生活碎屑，卤上一个牛腱子就能高兴许久，有时候小猫心情好，愿意凑过来亲我的脸，那一刻就永远闪闪发光，黑暗中也像月亮照进水里。以前我还总说自己穷，这两年也渐渐不好意思说了。因为丈夫的支持，我在成为母亲后不到一个月就恢复写作，每天下午，我依然有四个小时完完全全属于自己。家里的露台阳光充足，种了春羽和天堂鸟，它们都长得很好，寒冬也有绿意，就像我的生活。如果生活仅仅意味着眼前这个封闭露台，可能我

会感觉宁静，但更可能的是，我会在这种宁静中萎去。

反正生活不是这样的。生活里有小猫的亲吻，也有狠狠的耳光，有时候我们甚至说不清楚耳光来自哪里，只知道皮肤火辣，内心焦灼。生活也不在这本书里，它只是埋下线索，提供暗示，谁也不知道这些线索将会指向何种境地，就像哈利·波特的三强争霸赛，有些人走向了火焰杯，有些人走向了死亡，但我希望读完这本书的人会看到，死亡从来不是最坏的结局。

我在一个午后写作这篇序言，这是最后的夏日，窗外温榆河上闪动被风打碎的金色幻影，河边有一个长长绿道，伴随着大树、野花和蓬蓬野草。怀孕的时候我喜欢每天去那里散步，我甚至专门为那里写了一篇小说，关于小猫、复仇和爱情，那条路真长啊，好像一直往下走就是未来。上一次去的时候是六月，路旁开满杂色菊花，桃树上结出硬硬的小桃子。天太热了，小朋友满身是汗，紧紧攥住一朵黄色雏菊，我们互相说，天凉一点再来吧，那时候桃子就熟了。但几天前我们再去，一时间不知道眼前是哪里，绿道上堆满砍掉的树，半人高的野草被连根拔起，就那么枯萎在原地，桃子经过几次大雨，再也没有剩下几个，剩下的那些也大都烂在树上，倒是还有一些开到尽头的野花，让这一切更显凄凉。路过的人告诉我们，这里要修路了，那就是说，连眼前残余的这些，也都将会很快逝去。

这里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好像什么都会瞬间逝去，写作这本书让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点，变动是一种必然，有些来自外

力，有些来自内心。六年前，我写下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，关于王小波的阴阳两界，到现在我还很喜欢小波在《绿毛水怪》中说“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，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”。我也不知道未知的变动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，也许是死去，也许是不醒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会想象自己只是在池塘的水底，从一个月亮，走向另一个月亮。

李静睿

2018年8月21日

目 录

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

通往革命之路 / 003

爱情博物馆 / 010

爱：不懂地理，不识边界 / 018

质数的无休止纵欲 / 023

真理金字塔与小城人生 / 029

繁花开尽愁满天涯 / 035

人生是一栋闹鬼的房子 / 041

哈利·波特：旅程结束了 / 047

为塞林格：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 / 054

野草仍在歌唱 / 061

两个女孩，两种自由 / 067

英雄是那些注定失败的人 / 077

格格不入与最后的天空

从水晶宫到地下室 / 085

死于昨日世界 / 091

一九二九，或者其他年份 / 097

加缪属于夏天 / 104

耶路撒冷的艾希曼：一个守法者 / 111

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 / 120

凯尔泰斯和我们的无命运人生 / 127

摇摆的记忆 / 134

你今天吃了“穆尔提-丙”药丸吗？ / 140

诺曼·马内阿：每个阵营的局外人 / 146

恐惧是灯笼里的一个屁 / 160

萨义德：格格不入与最后的天空 / 167

最好的结局是契诃夫式的结局 / 173

总而言之不醒

罪，却不一定罚 / 181

笑一笑吧不用带着泪 / 187

谁会杀死那个孩子 / 193

沈从文的后半生：总而言之不醒 / 198

小波和王二：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阴阳两界 / 205

春天十个海子没有复活 / 217

何伟之后 / 222

不重要的叙述 / 228

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/ 236

使女的故事和不仅如此 / 242

肖斯塔科维奇：见证与噪音 / 248

代后记 读书：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/ 267

既有爱
也有污秽凄苦

人战胜了一切，
毁灭了成百万的草芥，
而这一棵却依然不屈服。

通往革命之路

从东京到日光需要两个小时，我们在最后一分钟赶上火车，等到收拾妥当，已经出了市区。季节很尴尬，红叶几乎掉光了，却没有开始下雪，以盖住那些颓唐枯黄的田野。列车疾速经过一切，间或有房子前堆满木材，再间或出现一条并不宽阔的河。就是这样，比中国的乡村干净很多，但也就是这样。旅程枯燥，又正在训练自己少用手机，把 kindle 里的书浏览一遍后，我选了理查德·耶茨 (Richards Yates) 的《革命之路》(*Revolutionary Road*)，没什么特别原因，我记得它不是很长。

和大家一样，几年前我先看了电影，再读了书。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，这件事根本没有一点影子，我一个人住在自己的郊区房子里，坐漫长地铁进城，应付繁重工作，拿一份不怎么满意却也不能说太差的薪水，偶尔约会——和那些对我表达好

感，但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好感的人。约会大都无聊，六点开始的晚饭，要点过量的菜才能撑到八点，如果饭后去吃甜品，能再撑半个小时。无论如何，九点总要回家了，坐地铁或者公交。为了不让约会显得更糟，我总选地铁或者公交站附近的餐馆。

有一次约会对象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给我买了一束花，一束那种在路边花店胡乱搭起来的花，几朵百合、几朵玫瑰、几朵康乃馨、几枝满天星和情人草，紫色撒银粉的包装纸，我突然——鬼知道我又是怎么回事——发了火，实实在在发火，理由是拿着这束花，我必须得打车回家，而我根本不想打车。这当然不是真正的理由，就像《革命之路》里有个疯子，一语戳破弗兰克为什么不再想去巴黎：钱总是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，但不是真正的原因，从来不是。

那个无辜的人，一个我从来没有搞清楚做什么的理科男，站在路边忍受我发完火后，替我招手打到了出租车。后来我们断了联系，又过了几年，他忽然在微信里冒出来。他结了婚，当然。生了孩子，当然。我们心平气和地聊天，他换了工作（再一次地，我没有搞清楚），问我为什么没有生孩子。我熟练地躲过这个话题，但我也不觉烦躁，六七年过去，我不再挥霍他人的善意和热情，因为我手里余留的已经很少。我想过为那次荒谬的发火道歉，但道歉似乎只会让这件事更加荒谬，我渐渐明白，当时的怒意在于他戳破了我想盖住的东西，我用诸多无聊空虚的举动——比如那场约会，比如所有约会——去掩饰生

活本身的无聊空虚，但那束乱糟糟的花太庞大了，我不可能抱着它走进地铁，然后假装这让我感到幸福。就是这样。后来我花更多时间待在家里，因为我出去过，知道那只是一次又一次地“就是这样”。

大概就在那段时间里，我看了《革命之路》。开始并没有什么感到意外的情节，弗兰克和爱波先相爱，后结婚（恋爱起初是愉快的，一半原因是它像婚姻；婚姻起初是愉快的，一半原因是它像偷情），爱波意外怀孕，就此开始，弗兰克的生活由一连串他不想做的事情组成：无聊至极的工作，为了证明自己跟任何一个有家的男人一样可以负起责任；市区公寓，为了证明自己信奉有序的生活；第二个孩子，为了证明第一个不是个错误；郊区房子，因为一般人的生活轨迹下一步都这么做。像一条河被限定了流向，生活一路流动，抵达枯燥、乏味和难以忍受，他们确信自己和周围的人不同，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不同，在一次激烈争吵后，爱波说：我们应该去巴黎。

正读到这里，火车到了日光站，我们在一家小店里吃了鳗鱼饭，坐在户外等待宾馆的接驳车，我们不怎么说话，却也觉得旅行开心。第一次看完《革命之路》后不久，在某次难得的社交中，我认识了一个人，我们结了婚，一切都发生得非常迅速。婚姻生活和我的想象不一样——比想象要好很多，为了逃避失望，我习惯于凡事都想得很糟。我卖掉自己的房子，住进他的。因为卖房子的钱，我突然可以辞掉工作，做以前我认

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：写作。我们二十四小时加二十四小时在一起，大部分时候各自对着电脑或书，睡前讨论那些完全无用的事情，文学，历史，法学，思想。我以前不泡论坛，很少有真正因志趣相识的朋友，我的朋友大都因袭于某种关系，同学，同事，来北京后有一个和这些关系无关的好友，最早还是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。婚姻像你交了一个事事交流的挚友，又恰好解决了爱情问题——爱情当然是个问题，从来都是，而我们都不想再为这件事投注心力，婚姻必然也会带来很多问题，但在当下，它摠住了名为爱情这个。

宾馆的车到了，一辆小中巴，载着客人们往山上走。开始我以为会很快，谁知道开了五十分钟。边上的人睡着了，我则因为一直拿不准什么时候能到，就没有接着往下读书。山景不美，中间司机停了一下车，用日语夹杂英语，示意大家下车看看。我下车看了看，对着一片光秃山坡，不明白到底应该看什么，却还是和大家一起拍了照。车又继续往上去，路边渐渐有未化残雪，湖开始出现，我们的房间和湖面之间，隔着一片树林，灰色树干，因为没有叶子显得稀疏。房间外有一个木地板搭成的小平台，摆放桌椅，我走出来拍了两张照，后来再也没有出去过。山上很冷，透过落地窗，能看见夕阳在湖面上闪出金光，不过下午四点，已经是夕阳，在可见范围内，甚至看不到一只鸟。我们互相调侃，在日本小说中，偷情的男女会来这样的地方，做爱，自杀，留下遗书，叹息“生而为人，我很抱

歉”。但我们是夫妻，而晚饭六点才开始，中间的两个小时会显得很长。

我继续读《革命之路》。当年真正让我震动的情节渐次出现：在短暂的兴奋期之后，弗兰克开始动摇，他意外得到一份工作邀约，每年能多三千美元，在1955年，这是一笔不错的数字——当然又回到前面，钱解释了他当下的问题，却不是真正的原因。爱波说，等到了巴黎，让我去工作，你可以读书和思考。思考什么？思考你真正想做的事情。

问题就在这里，弗兰克知道他不喜欢做什么，却不知道他到底喜欢做什么。以往有家庭隔在他和“理想”之间，他心安理得藏身于后，抱怨现实，哀叹命运，像我们每个人都正在做的那样。但等到了巴黎，他将失去理由，他得直面理想，直到发现，自己没有理想。巴黎又不会魔法，并不能从虚空中变出什么，它只是撕去遮蔽，袒露虚空。

大概有三年的时间，我固定写一两个专栏，以挣到最基本的生活费用，不是真的缺这笔钱，而是不大能接受自己过了三十岁收入为零。写专栏容易让人厌倦，我又写不成E. B. 怀特，我在专栏的间隙写小说，幸福感在对比之下产生，就像以前我在工作间歇写博客，一篇篇写出来时，我觉得自己还有可能去到更远的地方，去巴黎。我写了一些小说，不够好，但有进步。2015年初我在酝酿一部新长篇，查阅资料和核对细节非常耗时，焦灼中我想，要是突然能挣到一两年的钱就好